



INDOCHINE

梦碎
情碎
心亦碎

国际流行情爱电影小说

印度支那

中国电影出版社

凯瑟琳·丹妮芙

有“世界第一美女”之称的法国女星凯瑟琳·丹妮芙，在国际影坛享有盛名达30年之久。丽质天生的美貌及无与伦比的明星风采，使她成为法国著名的性感象征，但她不仅只有令人神魂颠倒的妖娆魅力，同时亦拥有高贵无瑕的气质。在《印度支那》入围第66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同时，亦为凯瑟琳争取到难得的奥斯卡女主角提名。这部在越南实地拍摄影片中，凯瑟琳所饰演的角色是一辈子没见过法国，亦不曾尝过爱情滋味的少女艾丽娅娜。导演雷吉斯·瓦格尼耶表示，“这个故事就是为她而写”。

法国天堂影片公司

1991/1992 年联合摄制

编剧：埃里克·奥瑟纳

路易·卡尔戴勒

卡特琳娜·科恩

雷吉斯·瓦格尼耶

导演：雷吉斯·瓦格尼耶

主演：凯瑟琳·丹妮芙

范森·培兹

林丹芳

范森·培兹

1964年出生，生长在瑞士，父亲是西班牙人，母亲是德国人，18岁时移居法国。曾就读于一所著名的戏剧学校，毕业后在舞台和银幕上均有引人注目的佳作。他曾是法国三代著名女星的银幕情人：与丹妮芙合演的《印度支那》、与苏菲·玛索合演的《芳芳》，以及与阿佳妮合演的《玛戈尔王后》，这些影片均在世界影坛上有极高的评价。

与美国好莱坞的青春偶像们相比，范森·培兹身上浸透着深厚的欧洲文化。他不仅长得漂亮，更是一位具有哲学头脑的演员，在表演中时时运用着才学和智慧。



楔 子

茫茫的时日，在单调的摆动中沉浮回转，令人难以辨认。但渐渐地终于显出一连串时而喜悦时而悲哀的首尾相衔的岁月，使无数的往事连接在了一起。

忧伤而甜蜜的回亿，亲切而遥远的面庞，宛如一幅幅图画，不时萦回在我的心头。而在那往昔的经历中，纵有梦中风光，纵有恋人身影，却怎么也比不上在我的王国——朗沙橡胶园中漫步的感受，也比不上烟雨迷惘的越南那么叫人难忘。

客轮中速行驶，湖面平静无波，我和我的孙子艾蒂安纳在头等舱的甲板上享受着温暖的阳光。可能是一身黑衣的缘故吧，心中不免燥热难耐；于是，我摩挲着裙角，讲出了多年前一段真实的故事。

.....

我讲得那样专注，艾蒂安纳听得那样入神，甚至忘记了自己也是故事中的主人公。

—

1

丧礼中肃穆庄严的气氛总是离我那样遥远。直到有一天，从一纸通知单中读到金若王子夫妇飞机失事坠落身亡的消息，我才真正意识到了生命的意义。

金若王子夫妇是我最好的朋友。从陌生到相知，使我们相互仰慕，我们之间没有长幼的俯仰和金钱的承继，因此友谊单纯而洁净。

生与死之间的距离，造成了对昨日悠长的缅怀，思念开始了。

婚礼上，他们白头偕老的誓言分明还在耳畔，他们竟离我而去，况且他们的小女儿卡美才只有4岁。

死神总是在暗处隐蔽，狰狞地离散情人爱侣，也会残酷地刺痛孩子们幼小的心灵。

活生生的人去思考死的问题，不是自

寻烦恼，也非故作深沉，而是因为不得不时时想到它。正如原始人没有死亡的概念，小小的卡美，也不知晓“死”为何物。她也许见过小虫子不动了，小草干枯了，鸟笼里的金丝雀也不吃不喝了，但她不知道这就是死；她也可能参加过葬礼，见到躺着不动的人，但她不知道这就是死。

当她意识到父母的离去，问我：“死是什么？”

抚摸着她光滑的小脸蛋儿，我心中不禁凄恻，不忍地回答：“死就是睡觉。”

她明白睡觉的含义，又追问：“什么时候醒来？”

于是，我只能说：“永不醒来了。”

这样，她知道死不完全等于睡觉，她或许会对不能醒来的小虫感到“悲哀”，却对不能醒来的那两个人感到“害怕”，但这一丝感受却不能和她自身发生联系。

她用打量任何其它事物的眼光，打量着庄重神圣的葬礼，红红绿绿的花圈，不知道用来干什么。她听别人谈起“死”这个词，只是将它当作某种模糊的概念。

万人空巷，争睹葬礼盛况，而棺中躺着的是她亲爱的父母亲。这引起了她孩童之心的最大悲恻和至深的悲哀。以前，她

是从吃、睡、说话、行动、思考……来判定一个人，现在，她是从死来判定一个人。在葬礼结束后的万籁俱寂的夜晚，“我也会死”的意念将她无数次从睡梦中惊醒。外在的悲哀和害怕转化为内在的悲怆与畏惧，她小兔般地钻到了我的怀里。

父母生命的飘然一逝，使她过早地成熟了。清晨，在我怀中偎了一夜的卡美并没有垂头丧气。相反地，她高高抬起头，像是个骄傲快乐的人。因为她已经尝到了一些生活能赐予人的最丰富的情感。因为她知道，埋葬了，再也没有什么了，一切归于泥土，这是肉体的归宿。

她拿起父母的一纸死亡证明，吻了吻，仔细地将它折好，放在胸前的衣袋里。

在这一分钟里，她度过了她一生中的十年。

2

死为生赋予了不可战胜的悲剧力量，生便不再从容，它在死神面前表现得这样的无能为力。

世间的万事万物常随着我们的心理状况

而转移变化。当我们怒气冲天时，看一切事物都觉得可恨可憎；当我们喜笑颜开时，看一切事物都觉得可喜可乐；当我们悲伤感慨时，看一切事物都觉得可悲可叹。

湄南河上空明净的蓝天，比我的法国的天空更加辽阔、高远。它像人们的眼睛，懂得微笑、愤慨、悲伤和欢乐。它无时无刻不在欢照着越南为生计忙碌的百姓和牲畜。

而那一天的清晨，湄南河上的雾气却为周围的景物披上了伤感的灰色情调。是金若夫妇的葬礼造成了如此的不同寻常。云彩揭开或戴上它们的面纱，蔓延开去成为淡灰色的烟雾，散落成簇簇轻盈云团，在天空形成絮状的柔和的云层。地上的情景也同样令人郁闷：两岸的树木、草丛都沉睡着，毫无生气；几枝稀疏的棕树枝在不易察觉的微风中摇曳。天鹅绒般深蓝的水面只因丧船的经过才打破寂静，激起涟漪。围观的越南人，面庞焦黄、眼神茫然、手掌枯瘦；他们像谜一样，不可猜测。

裹一袭黑衣的我，戴着顶插着黑色羽毛的黑帽，法国人特有的浓厚的金发藏在高高的帽顶下，卡美冰冷的小手插进我戴着黑色手套的手中；透过黑色的面纱，我

注视着一切。卡美额顶的头发乌黑柔亮，从中间分开后紧贴着额头两侧各挽了个公主髻。象征着贵族公主地位的黄色头冠被两段交叉的白布封住；起固定作用的黄色丝带勒在耳后到领底打了个花结，更显得小脸蛋儿的清秀与苍白、懵懂与无知。印着暗纹的白色丧服，小巧而合身地包着她羸弱的身体。我俯视着她，有一种想要紧紧拥抱和抚慰她的冲动。尽管我已经合法地收养了她，但这毕竟不合时宜，尤其在这盛大的葬礼中。

我和卡美站在丧礼主船的船头，周围是铺天盖地而来的压抑的白色。

从引航船，到演奏哀歌的乐工船，再到载着两具铺满棕榈叶的棺木的主船，然后是越南贵族的吊唁之船，最后是挂满挽联的殿后船，到处都是浩浩荡荡的白色。

所有的仆从和杂役都是白色麻衣、白色缠头、黑色腰带。

所有的贵族、命妇，无论是上了年纪还是岁数尚小，都身着细密的丝制的白色礼服，长及膝头，头上顶着白色的尖帽。

所有的船头船尾都竖立着大小不一、白绿相间的花环，白花、绿萼都生动而新鲜，互相穿插构成环状，显出与葬礼不相

协调的生气，甚至还有几滴白色露珠滚落到潮湿的船板上，掉到湄南河中。

所有乐工船上传出的声音，仿佛记录着恰如人生一样的单调冗长的历史：既不华丽、也不高贵；既不奇特，也不伟大。只像为了生存而每日劳作的越南人一样，是微不足道的平凡的东西。面对着一望无涯的水平线，这反反复复的感伤旋律给人的感受，是一种严肃的悲哀和一片苍茫的白色。

丧礼主船四周悬挂的红色垂幔是这白色视野的唯一点缀，仿佛抽取了所有观看、参加葬礼的人的血液，才凝成了这片赤色。垂幔下流苏在阵风中作响，低低地深吟着。

这幅图画的宏伟和令人惊悸的凄凉是我的语言所不能表达的。与越南的水上葬礼相比，法国最盛大的葬礼也显得逊色了。

人的一生之中，只有葬礼这一天，生与死的交流才如此透彻。尽管没有谁相信有不死的生命，但是却有人相信有不死的魂灵。人们且泣且诉，说现在说过去，说前世的思念，也说来生的约定。昔日的恩怨隔阂此时全都消融了；只剩下许许多多深情。

在死面前，生从未有过清醒。生命里原来包含着那么多美好的东西：女儿、生活、工作……活着就拥有生命的一切。

尽管生命有时会不堪于死亡一击，尽管它常常脆弱而易碎，我还是很庆幸能够拥有了今生。而且，因为有了死亡，生命变得愈加珍贵和美好。怀着这样的心情，我更加热爱生命。

3

人离不开友谊，骚动的灵魂时时渴望理解和安慰。当陷入痛苦的泥沼，在绝望的挣扎中不能自拔时，有人伸出健壮手臂；当在得意中失却羁绊、不知所以然时，有人发出冷冷的棒喝，会很快找回将要遗失的自己。就这样，我和金若王子夫妇成了密不可分的朋友。

安南公主卡美做了我的女儿之后，我继承了金若王子夫妇的遗产，增加了我和父亲现有的财产——朗沙橡胶园，使我和父亲德夫里先生成为越南十大橡胶园主人之一。那是我的领土，十万五千亩橡胶树。

我喜欢清晨的时候穿着天蓝色便装，歪戴着微翘的帽子在橡胶园中漫步；我喜

欢那浓浓的白雾向我袭来；我喜欢看着周围忙碌的提桶、割胶的越南人，这一切令我神清气爽。

这边小鸟儿的歌唱我听来多么清晰和欢乐！那边乌鸦的叫声我听起来也格外的悦耳和动听！因为，它们都属于我！每棵树都个性鲜明，每只小动物都扮演着自己的角色，每种声音在这交响乐中都有它的位置。就像人们说他们懂音乐，我懂得大自然，我懂得橡胶树，我喜欢闻橡胶的气味儿。在我眼中，它们不仅仅是专有名词，而是一段段详尽的故事。

在越南南部，在朗沙橡胶园中，长时间工作之余，穿过树丛和荆棘，我走进林间空地，用手抚摸一块块滚烫的巨石，一片片粗糙的树皮，我双脚均衡的运动记录着我生命的历史，融汇着我血液的热情。

4

有人说环绕着山腰的是云，也有人说是雾，总之是云雾终年累月恋山而不散。每天下午二时起，这儿就开始阴凉下去，这和越南所处的亚热带季风气候的潮湿、潴热很有些不同，这儿多住的是从法国来的有钱人。

山径幽深，树木繁茂，散碎座落的三所房子呈对峙

状排列，像是不规则三角形的三个顶点。这就是朗沙橡胶园的女主人艾丽娅娜·德夫里小姐的寓所。塔形屋顶是褐红色的，四周则是用清漆漆过的原木色，远远看去像是动物的保护色，使它们显得隐隐约约、朦朦胧胧。

艾丽娅娜的父亲及十几岁的越南养女卡美躲进去尽情享受归家的舒适。屋前长起的神奇灌木丛，发出清幽的芬芳。卡美小时候种在路边的椰树，原来那么细弱，那么不起眼，现在竟然长成了大树。它直插云天，表皮上有了岁月的皱纹，梢头不停颤动着新叶。

走近看，这种粗线条的印象很快会一扫而光。踩着白色碎石铺成的精致的小路，登上设计精巧的台阶，推开镶嵌着原木百叶窗的轻便的门，屋内的陈设更显示了主人的匠心独具。

没有法国人生搬硬套到越南的既不标准也不实用的壁炉，没有颇显矫情的吧台，也不会让人想起宾馆饭店中的标准间。客厅墙壁上挂着几件越南特产的草编半抽象饰物，廊柱雪白耀眼。家具少得可怜，几只原木色的沙发，围着一张小茶几，两盆芭蕉兰在角落里幅射着葱翠的生气。屋里最显眼的要算一台留声机，它的播音孔是几个凸起的五边形，越南风格十足。客厅外的露台宽敞而豁亮，支撑用的方柱棱角浑圆，可倚；高度适宜的栏杆，可坐。

整个居室，从家具到饰物，线条简单，对比鲜明，讲究几何造型，单独看上去哪个角落都神采奕奕，整体看上去更显得完美。

这么大的空间，主人用来做什么？

听！客厅里传出浪漫的探戈舞曲的声音。两个出奇地美的女人正在旋转着。见到这一对舞者，你会醒悟世间一切最美的语言在她俩身上都已软弱无力。两双手臂，好似渭南河在微风下掀起的柔柔美波，起伏柔转；十指纤纤，宛然仙女魔棒下忽开忽合的玫瑰花瓣，千姿百态。母女俩人，和谐配合，有对称之美；天衣无缝，有融二为一之妙。一举手，一投足，是那样轻盈雅致；一蹙眉，一眨眼，是那样变化万端。

如果把美貌标准用皮肤白皙来衡量，那么卡美根本就不能列入美人之中。因为她的肤色是淡褐色的。但对她而言，标准要变一变，因为卡美是与众不同的。

她的眼睛乌黑而又闪亮，双眸不停地忽闪着，让你觉得那是两盏闪亮的灯。

她的头发乌黑柔软，全部向后梳，用一把黑而亮的木梳固定在脑后，露出光洁的额头。头发光滑而顺从地披在肩头，一丝也不乱，即使在舞中快速旋转，随着铿锵的节奏摆头，也不乱。

她身上那件宽松的米色长裙遮掩不住她微隆的胸脯，纤细的细腰。脚上那双露趾凉鞋更添俏皮。

她的身段固然窈窕，但卡美最迷人的是女性美，那是一种生气勃勃，洋溢着青春活力的女性美。她那嫣然一笑，妩媚顾盼，她轻倚着妈妈肩头的姿态；推开妨碍着的沙发时的神情；甚至放唱盘的姿势，都是那样优美动人，恰到好处。

卡美长裙的吊带松松地系在肩上，略微向臂膀下歪斜着，露出的皮肤健康而细腻；启唇微笑时，两颊上忽隐忽现的酒窝，显示那微笑多么甜蜜。她那荡漾着女性温柔的笑声恰如其分。每一声清脆的笑语化成的甘露，足以滋润几十个人的心田。

母亲艾丽娅娜是另一种风韵的象征。她身材高瘦匀称。头发卷曲金黄，面部白皙无暇，是典型的法国人。但她好像更喜欢穿越南的民族服装——再普通不过的黑长衫白长裤。

她美而且自信。如果某位女人觉得自己很美，她就会因美的愉悦而容光焕发，艾丽娅娜自信得让人不可抗拒。她仿佛一株芝兰，近旁的人莫不沉醉于阵阵幽香之中。它不是突然扑面而来的浓香，而是一点一滴地沁人心脾，袅袅飘来，轻轻散去。

从她充当男舞伴看着卡美的眼神可以看出她的不凡之处。艾丽娅娜是一家之长，充当了卡美的父母亲的双重角色，既有女性的温柔贤淑又有男性的才干和气概。但她从不以自我为中心，她待人诚恳真挚，容易接近。她热爱生活，率直洒脱，甚至和女儿跳舞时目光中的慈祥亲切都散发出一种包容一切的魅力。

从她充当男士搂着卡美腰的一双手可以看出她的干练和操劳。这是一双灵活自如的手。生意场上形形色色的场面：幽默、豪爽、圆滑、机警和阴险，它都能应付。她既有商人精于计算，巧于酬酢，含而不露的刻薄；又有外交家那种熟谙人情世故，周旋于显赫人物中

间谈笑风生的潇洒风度。当两个人才干、智力、素养和教育都相等时，艾丽娅娜总会占优势。就连男人，像警官居·阿斯兰这样的优越者都自叹弗如。

现在，母女二人且戏且舞。在留声机的浅吟低唱中，她们舒展四肢，彼此的旋转令对方晕眩，彼此的气息令对方沉醉。

一不小心，艾丽娅娜因为卷起的波斯地毯而绊倒在长沙发上。听到卡美一句“妈妈，其实我们老是跳错！”，艾丽娅娜感到一具柔软的身体笑得不可遏止地倒在自己怀里。这一刻是那么安宁而幸福啊！她搂紧了女儿，吻了吻她的额头。

卡美意犹未尽地离开她的怀抱，跑到留声机前找到那段曲子的位置，很快屋里又回荡起古老而节奏鲜明的旋律。

“妈，我们再来一遍！一定要把这段舞曲练好，好在圣诞舞会上博得喝彩。”她撒娇似的拉起妈妈央求道。

“噢，当然，我的宝贝！这也是我所希望的！”

卡美又一次钻入妈妈的怀中，艾丽娅娜用自己并不强壮的臂膀抱着越南的公主——自己的公主。

5

留声机传出了舞曲，母女二人开心的笑声回荡在整个房子里，也钻进了厨房旁边的厢房中。

厢房具有浓厚的越南气息，门窗全是橡木制的棱形

格子。只是与厨房作邻居的缘故，格子上薰了厚厚一层油烟，油腻腻、黑乎乎辨不出本色。

房间三面的壁上都钉有三层的搁物的隔板，它们也难逃油烟的厚爱，与那好看的房檐具有同样的命运。屋顶上零乱地拉了几根绳子，一是为了悬挂竹榻上的纱帐，二是为了让啁啾叫着的鸟儿有个栖身之所。竹榻，呢毯、白纱帐，鸟笼子都是德夫里先生的设计。和这间厢房一样，德夫里先生开创了、记载了女儿和他在越南的历史。

艾丽娅娜很小的时候，德夫里先生就带着她——自己唯一的亲人随着强大的殖民潮流涌入了越南，做起橡胶生意。但是，他的慈善心肠，不擅辞令，使他在越南的投资和巴黎的一样，不见起色。直到女儿长大成人，以美貌和精干，他们才身处越南的法国上层社会。

年轻时的操劳辛苦，使德夫里先生无意于橡胶生意之外的女人。但是现在，能让退居二线的德夫里先生感到宽慰的，除了女儿艾丽娅娜和孙女卡美的亲情，就是女仆何娅了。

何娅聪明伶俐到了狡猾的地步，因此同为越南人的女管家珊很讨厌她，总想派她去橡胶园里做割胶、洗桶的粗活儿。可她牢牢拴住了德夫里先生的心，使他干涸多年的情感又充盈丰沛了。于是，就有了这间厢房作为私会的场所。虽然比不上德夫里卧室的豪华、舒适，但何娅不在乎，她想只要抓住老头子，有朝一日……

客厅里传来的舞曲声，母女二人开心的大笑使这儿